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精选

WALK THE BLUE FIELDS

Claire Keegan

走在蓝色的田野上

[爱尔兰] 克莱尔·吉根 著 马爱农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WALK THE BLUE FIELDS

— Claire Keegan —

走在蓝色的田野上

[爱尔兰] 克莱尔·吉根 著 马爱农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1151

Claire Keegan

WALK THE BLUE FIELDS

Copyright © 2007 by CLAIRE KEEGA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 K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
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2017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.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在蓝色的田野上/(爱尔兰)克莱尔·吉根著;
马爱农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(短经典精选)
ISBN 978-7-02-012705-4

I. ①走… II. ①克… ②马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爱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80993 号

总 策 划: 黄育海
责任编辑: 叶显林 欧雪勤
封面设计: 好谢翔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6
字 数 10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705-4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精选

献给

吉姆和克莱尔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001 | 漫长而痛苦的死亡 |
| 021 | 离别的礼物 |
| 034 |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 |
| 060 | 黑马 |
| 070 | 护林员的女儿 |
| 115 | 在水边 |
| 127 | 妥协 |
| 143 | 花楸树的夜晚 |

漫长而痛苦的死亡

凌晨三点，她总算驱车驶过那座通往阿基尔岛的桥。村庄终于出现了：渔民合作社，五金店，食品店，红砖小教堂，在昏黄的路灯下，每座房子都上着锁，四下里一片寂静。她顺着一条黑黢黢的道路往前开，路两边是高高的杜鹃花篱笆，杂乱疯长，早已过了花期。她看不到一个人，也看不到一扇亮灯的窗户，只看见几只睡熟的黑腿绵羊，后来又看见一只狐狸站在车尾灯里，一动不动，样子有点吓人。道路变得狭窄，接着，拐入了一条宽阔而空旷的大路。她感觉到了大海、沼泽；开阔而广袤的空间。杜格特的路没有明显标志，但是她很笃定地往北一拐，顺着荒无人烟的道路，驶往伯尔故居。

来的途中，她两次把车停到路肩上，闭上眼睛小睡一会儿，但是此刻，到了岛上，她感到十分清醒，精力充沛。就连这条径直坠入海滩的漆黑道路，似乎也充满了生命力。她感觉到了高高耸立、遮天蔽日的大山，光秃秃的山丘，以及在下面的道路尽头，大西洋

的海浪拍打沙滩时清脆悦耳的声音。

管理员告诉她在哪儿能找到钥匙，她急切地用手在煤气罐周围摸索。钥匙链上有好几把钥匙，她挑选的第一把就打开了锁。进去后发现房子重新装修过：厨房和客厅合并，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长房间。房间一头还是那个刷成白色的壁炉，但另一头安放了新的水池和橱柜。房间中间有一个沙发、一张松木桌子和几把配套的硬椅子。她打开水龙头，烧水沏茶，用篮子里的泥炭点了一堆小火，在沙发上临时铺了个床。玻璃窗外，倒挂金钟的树篱在晨曦的微光中颤动闪耀。她脱掉衣服，躺下来，伸手拿过书，读了契诃夫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头一章。这章写得很精彩，可是她刚读完，就感到眼皮耷拉下来，她愉快地关上灯，知道明天整个儿都属于自己，工作，阅读，在路上散步，徒步去海滩。

醒来时，她隐约感觉一个梦的尾巴——如丝绸一般——悄然隐去，她睡了很长时间，睡得很沉、很满足。她把水烧开，从车里取回自己的东西。她的行李很少：几本书，几件衣服，一小箱子食物。还有几个本子，几张写了笔记的纸，上面的字迹潦草模糊。天空布满云团，但依稀可见几抹蔚蓝，预示着一个好天气。下面的大海边，一长条丝带般的海水掀起透明闪亮的海浪，在海滩上摔得粉碎。她渴望阅读，渴望工作。她觉得自己可以接连几天坐在这里，阅读，工作，什么人也不见。她在思考手头的作品，琢磨着应该怎

么开头，突然，电话响了。响过几声后沉默下来，接着又响。她伸手去拿话筒，与其说是为了接听，不如说是为了让它不要再响。

“喂？”一个带口音的男人说，“我是……”报出了一个外国名字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管事的说你住在这儿。我是德语文学教授。”

“噢。”她说。

“我可以看看房子吗？管事的说你会让我看的。”

“说实在的，”她说，“我没有——”

“噢，你在工作吗？”

“工作？”她说，“我在工作，是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他说。

“我刚搬过来。”她说。

“我跟管事的谈过了，他说你会让我看的。眼下我就站在伯尔故居的外面呢。”

她转向窗户，顺手从纸箱里拿了一个青苹果。

“我还没穿好衣服，”她说，“而且我在工作。”

“真是打扰你了。”他说。

她看着水池里。不锈钢反射着晨光。“你能改天再来吗？”她说，“星期六怎么样？”

“星期六，”他说，“我就走了。我得离开，但是眼下我就站在伯尔故居的外面呢。”

她穿着睡衣站在那儿，手里拿着苹果，考虑着这个站在外面的男人。“今天晚上你还在吗？”

“在，”他说，“今天晚上你合适吗？”

“如果你八点钟来，”她说，“我会等你。”

“我必须那时候再来一趟？”

“是的，”她说，“你必须再来一趟。”

说完她就把电话挂断了。她看着话筒，不明白刚才为什么把它拿起来，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号码告诉别人。这里竟然有电话号码，她为此生了一会儿闷气。这刚刚开始的一天，本来是个好日子，现在仍是个好日子，但是有了变化。既然她定了一个时间，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一天就只能朝着德国人来访的方向推进了。她走进浴室，刷牙，心里想着站在外面的他。她可以迅速换掉睡衣，出去叫他进来，那么这一天便又会重新属于她。然而，她坐在炉火边，捅了捅炉栅里的炉灰，盯着壁炉架上的一个玻璃大水罐出神。她要走到海边去，从树篱上摘一些倒挂金钟，在他到来前给水罐里插满那些悬挂的红花。她要好好地洗一个澡。她寻找手表，过了好几分钟才找到，在昨天穿的那条牛仔裤口袋里。她盯着白色表盘看了整整一分钟。表上显示，她的三十九岁生日刚过中午。

她迅速站起身，走进伯尔的书房，这小房间里有一个废弃的壁炉，还有一扇面朝大海的窗户。就在这个房间里，伯尔写了如今已名闻遐迩的那部日记^①，但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。伯尔死后，他的家人把这座房子留作了作家的创作基地。现在，她要在这里住两个星期，潜心写作。她用一块湿布擦了擦书桌，把笔记本、辞典、稿纸和钢笔都放在桌面上。万事俱备，现在只缺咖啡了。她走到厨房，在那箱食物里寻找。她又花了一些时间查看橱柜，但没有找到咖啡。她还需要牛奶——牛奶很快就要喝完了——但是她一心只想投入工作。她一边这么想着，一边拿起钥匙，开车上路，到村子里去。

她在村里没有耽搁，买了咖啡、牛奶、引火物、一种蛋糕粉、一品脱奶油，还买了报纸。她顺着原路返回时，太阳火辣辣的，因此她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往南拐入了大西洋车道。这里没有什么住宅，也几乎看不见一簇灌木。她想象着冬天住在这个地方会是什么感觉：大风挟裹着沙子吹过海滩，猛烈地劈砍那些树篱；无情的暴雨；海鸥凄冷的尖叫——想象着一旦冬天终于过去，一切会发生怎样戏剧性的改变。路边，一只胖乎乎的小母鸡目不斜视地往前走，

^① 指德国作家、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·伯尔（1917—1985）的重要游记《爱尔兰日记》。

伸着脑袋，脚奋力地攀上那些石子。一只多么漂亮的母鸡啊，羽毛边缘是白色的，就好像它在走出家门前给自己扑了粉。它跳到草地边，既不往左看也不往右看，径直冲过马路，然后停住脚，重新调整一下翅膀，撒腿朝悬崖那儿奔去。女人注视着母鸡埋头冲到悬崖边，毫不犹豫地纵身跃过悬崖。女人停住车，朝母鸡坠落的那个地点走去。她隐隐约约不想从悬崖边往下看，但还是看了，发现那只母鸡和几个同伴一起，在稍稍下面一点的草坡上的一个沙坑里，或用爪子刨土，或懒洋洋地躺着。

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看着这一幕，觉得很有趣，然后放眼眺望大海。在辽阔蔚蓝的天空下，大海是那么辽阔、那么蔚蓝。前面远远的有个小湾，里面是一池清澈的、幽深的海水，边缘紧贴着一道白色悬崖的底部。她离开汽车，循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小湾走去，然而小道消失了，下坡路变得很陡，令人十分恐惧。她站住脚，这儿能把一切尽收眼底：那一池幽深的海水，水面下的礁石和纠结的黑色水草。她返身顺坡而上，走到小湾的另一边，发现了另一条小道，通往下面一条从沼泽流出的淡盐水小溪。她小心翼翼地踏着那些褐色的石板，顺着湿滑的小路，终于来到了白色阳光照耀下的小湾。

细细的砾石被高高的浪头冲起，但她的周围是一层层亮晶晶的、被漂白的石子。她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石子，每次她移动时它

们都在她脚下像陶器一般叮当作响。我真想知道它们在这里躺了多久，是什么种类的石头——但这重要吗？此时此刻，它们在这里，她也在这里。她环顾四周，没有看见一个人，便脱去衣服，笨拙地踏着水边那些粗糙、潮湿的石子往前走。海水比她想象的温暖多了。她在水里趟着走，后来海水突然变深，她感觉水草贴在她腿上，黏糊糊的，令人亢奋。水齐到胸口时，她深深吸了口气，仰面朝天，游了出去。她告诉自己，这才是她，此时此刻，应该做的事情，应该过的生活。她看着地平线，发现自己在默默感谢某种她并不真正相信的东西。

她游到了水域变宽、小湾融入大海的地方。她从未置身于这么深的海水。继续往前游的渴望那么强烈，但是她拼命克制着，顺水漂浮了一阵，就游回岸边，躺在那些温暖的石子上。她躺在那儿，觉得高处的悬崖上似乎有个身影，但是在阳光里看不真切。她躺在那儿，直到皮肤被晒干，然后迅速穿上衣服，顺着那条陡峭的小路，走回到汽车边。

回到房子里，她一边思忖着工作，一边烤了一块黑色的巧克力蛋糕。蛋糕并非完全自制，而是有现成的蛋糕粉。她只需要加入鸡蛋、油和水。她搅拌面糊，把它倒进一个罐子，大脑的某一部分又被德国人来访的事占据。一时间，她猜想那个人是什么模样，身材有多高。他说不定还能说一些关于海因里希·伯尔的趣闻轶事呢。

她觉得心中一片茫然，微微有些羞愧，住着这位作家的房子，却对他几乎一无所知。

四点钟，她顺着小路，经过新教教堂，朝海边走去。那儿有一所小学，只有一个房间，操场上满是枯死的、毛蓬蓬的蓟花。她站在那儿，突然一阵风吹过大地，几株蓟花的冠毛被风吹散，从她眼前飘过。她继续朝小路尽头走去，那里簇拥着几座不起眼的度假屋，里面没有住人，放炉灰的桶被风吹得干干净净。下面的海边比较冷，于是她转身，返回山丘上，一边走，一边把倒挂金钟从树篱上打下来。几根细细的枝条轻轻一碰就断，发出清脆的折断声；另一些枝条则很顽固，她不得不用手把它们拧断。她喜欢这些鲜红色的、倒挂着的花，喜欢这些硬硬的、带锯齿的叶子。返回房屋时，她停下来看了看那块牌子：**请尊重此处居住的艺术家的隐私**。她站立片刻，看着那一行字，然后走进院子，关上院门，把那些绵羊关在外面。

进了屋，她往那个大玻璃罐里注满水，把倒挂金钟随意地摆放在厨房的桌子上。她用切片的西红柿和奶酪给自己做了简单的晚餐，就着昨天剩的面包和一杯红酒慢慢吃下。盘子洗干净收了起来，她点燃炉火，又看起了契诃夫的小说。

小说讲的是一个女人，她的未婚夫没有正经工作，据说是个搞音乐的。她读到这个男人把未婚妻带回家准备一起生活，向她介绍

每一个房间。男人在阁楼上放了一缸水，卧室里还有一个能接冷水的水池。墙上有个镀金的画框，画面上是一个裸体女人和一个紫色的水罐，罐子的一个柄断了。这幅画上的某种东西让未来的新娘感到恶心，她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忍不住哭出来，或者跳窗逃走。此刻，这个故事里不知怎的使女人想起了她人生的另一个时期，那时她正陷入失恋，那个男人经常说些言不由衷的话，似乎只需嘴上说说就会变成现实，抑或说话能够掩盖虚妄的事实。

“我爱你。”他经常这么说。“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”他还经常这么说。

有一次，他们准备出门，她把头发梳上去，松松地别在头顶，并挑了一件天鹅绒长裙。那时候她二十多岁，比现在瘦。“我喜欢你这样。”那天晚上，那个已经分手的男人这么说，然而她知道这不是实话；他更喜欢她穿短裙和高跟鞋，头发披散下来，嘴唇涂成红色。

此刻，她一边想着那个男人，一边放洗澡水，水蒸气从敞开的窗户飘出去。

“你有什么舍不得给我的吗？”有一次她问。

“没有，”他立刻回答，“什么都舍得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她一直盯着他看，一直等着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清了清嗓子，“也许是土地吧。我舍不得把

土地给你。”

而土地，她一直都知道，是他唯一在乎的东西。

此刻，她往热水里倒了几滴玫瑰精油，又仿佛看见了契诃夫小说里的那个女人，体会到男主角看见水流进卧室那个水池时的喜悦。她拿起书，找到先前读的那页，躺在浴缸里，细细地读完故事的最后一句。她这才知道，女人并没有嫁给未婚夫，而是去了圣彼得堡上大学。她回到家乡时，当地的男孩子们隔着栅栏大声奚落她，“未婚妻！未婚妻！”但她根本不予理会。最后，她再一次告别家人，兴高采烈地返回了城里。

此刻，她仰面躺在渐渐冷却的浴缸里，透过敞开的窗户往外看。窗外是一片蓝色的天空和一座光秃秃的山丘。

“我三十九岁了。”她说，在铺着瓷砖的浴室里，这声音显得荒唐而刺耳。

七点钟，她产生了强烈的写作冲动，但告诉自己不能这么做，因为德国人要来。可能她刚开始写，就要渐入佳境时，德国人来了，然后她的工作就会被打断，她就不得不停下来。而一旦动笔写了，她是不愿意停下来的。

她照了照镜子，把头发松松地别在头顶，穿好衣服。在开放式

的房间里，她给炉火加了泥炭，搅打了奶油。然后她拿着一个碗出门，绕到房子旁边，采摘荆棘上的黑莓。碗里装满后，她放眼眺望山丘之上。她从没见过这么洁白的云，紧紧地互相簇拥着，就好像山丘刚才着了火，此刻火已熄灭，正在冒烟。她把黑莓洗净，加糖捣碎，填进蛋糕里。蛋糕放在厨房的桌子上，她觉得很漂亮。她拿出白色的茶杯和杯托，拿出小盘子、勺子和两把叉子。

敲门声响起时，她站在房子里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听着。他再次敲门。她让他又敲了一次，然后走到门口，把门打开。门外站着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，穿着条纹衬衫和宽松卡其布裤子。他的头发浓密花白，脖子上有一根长链子，上面拴着一个大大的装饰性十字架。

“你好。”她说，向他伸出手去。

“谢谢你，”他说，“真是太打扰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她说，“不麻烦。一点儿也不麻烦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他说。

“当然，”她说，“没什么麻烦的。”

她开始三言两语地告诉他，关于这个房间她所知道的有限的一点情况，但是他并没有准备听。他举起一只手，然后从他的小包里掏出装半升的一瓶君度甜酒，瓶子外面包着免税商店里可见的那种白色保护网。